

当代学术著述体例之 “讲学文体”刍议

——以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为例

邓玉环 黄晚晴

【提要】随着近10年来各家出版社“大学讲坛类”丛书的连续出版，“讲学文体”也作为当代一种特殊的著述体例，在文体学领域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增长点。作者以陈平原的《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为例，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讲学文体的讲学思路、学者真性情和个人审美趣味、独白式对话体、口语与书面语结合的文体特点，并指出其具有的文体价值和示范意义。

【关键词】著述体例 讲学文体 陈平原 文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1) 01-0125-05

一、“讲学文体”的源起

大学课堂向社会“开放”的愿望因出版界的积极推动而在纸质层面上得以实现。上海文艺出版社从1998年起陆续出版了一批“大学讲坛丛书”，而从2003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三联讲坛丛书”陆陆续续也出版了12册，在社会上都颇有影响。武汉出版集团公司也推出了“大学名师讲义出版计划”，从2006年开始正式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原福建师大孙绍振教授的《文学性讲演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编著的《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等等，各种零散出版的“讲

义”型著述更是无法全面统计。正如“三联讲坛丛书”在每部书的“源起”中所说：乘着“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的目的，把专属大学校园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这些丛书和单本著述的出版，可以说是向社会大众揭开了大学课堂“圣殿”略显神秘的一角，让更多的人共享珍贵资源。这些“讲义”型著述充满了大学课堂教学的独特气息，著名教授的讲学风格各有千秋，教学方式亦不相同，这些讲学著述的面貌精彩纷呈，不一而足。而这些著述独特的开放性体例，在教学上亦有一种示范意义。学者教授在大学讲台才呈现的专业知识和独特的讲学风采，因此类图书的出版而被普通

大众所了解和喜爱，原本精深专业知识变得明白易懂，打开书就能读得“津津有味”，亦使得当代学术著述体例之一——“讲学文体”走入研究者的视野。

二、“讲学文体”及其文体特征

讲学，即公开讲述自己的学术理论，“讲学文体”即当众讲述自己的学术理论的文本体裁。这里的“众”，所指范围和身份非常明确具体，即高校里在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其他暂时获得“学生”身份的人，^①而与“百家讲坛”所面对的隐形存在的“泛众”是不同的。^②因此，本文所研究的“讲学文体”应称之为“大学讲学/坛文体”，从而与“百家讲坛体”区分开来。

“讲学文体”也不同于专著式的“述学文体”，“述学文体”即表述学术的文体。从广义上说，将所作的学问公开讲述给学生听，其实也是一种学术的表述，只是这种表述因为听众和场合的特定要求，最为突出的一点即“讲”，而非“写”，和一般的学术著作又有所区别。一般学术著作并不以高校学生为唯一阅读对象。以陈平原为例，我们把陈平原的专著《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和他的讲学著述代表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进行一个比较，即可看出二者在“述学”方式上的差异。

从文体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讲学文体包含“语言形式”、“篇幅”与“组织结构”等要素。^③但是，“述学文体”同文学文体又不尽相同，不能被并置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研究，因为“讲学文体”的生成根源是讲述学术的需要，其本体在“学”而不在“文”，正如不存在“纯述学文体”一样，也不存在所谓的“纯讲学文体”。而讲学文体著述的作者因都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著名教授，他们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研究视野，必然影响其各自的讲学文体特点。

例如，现代学术史视野中的“述学文体研究”对陈平原讲学文体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

有研究者对陈平原先生的“述学文体”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指出“新眼”、“文心”、“史识”、“春秋笔法”是考察陈平原“述学文体”的四个关键维度。^④作为广义述学文体的“讲学文体”必然会与之密切相关。以《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为例，陈平原的讲学文体包含其他讲学文体的共同特点和其个体的独特之处，在此我们可窥一斑见全豹。

（一）“沉潜与触摸历史”的讲学思路

大学讲坛类丛书尤其是文学研究著述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强调对文本的细读与揣摩，史学著述都强调“回到历史现场”。“触摸”与“进入”是陈平原极力提倡的研究方法，即“文本中见历史，细节处显精神”，他反对预先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展开所谓的“宏大叙事”，反对“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对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通病”一针见血，提倡要在文本细读和触摸、进入历史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思考和体会。^⑤学者的学术锋芒和教者的清醒头脑，不媚俗不随波逐流的教学态度给学生以深刻的警醒。

“讲学文体”一般都有明确的课程目的。以《从》为例，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呈现明清三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这门为北大研究生开设的“明清散文十八家”选修课，就是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由“文人之文”和“学者之文”为议题展开，而不是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

① 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自序》中提到，该课程是其针对博士生所开设，而慕名前来的听众打破了他原有的课程设计，实际听课者除了研究生还有本科生和进修教师、访问学者。《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 电视节目现场的听众身份从镜头中即可看出，其年龄、着装、气质、身份相差很大，与潜在的电视受众的身份、百家讲坛丛书的阅读者身份一致。

③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④ 李浴洋：《“陈述”的风采——试论陈平原的“述学文体”》，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⑤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开场白》，三联书店2004年版。

发展的脉络，虽然史学知识介绍更像是大学授课的主流。

陈平原认为在文学四大文体中，散文与其他文体不同，“文”与“人”的关系更紧密，因此，在讲义中，作者轻轻拂去历史尘烟，尚友古人，知人论世。对于文学史上代表作家的“生气淋漓”的人生和精妙文章他都同等看重，讲课时常常往返于“为人”与“为文”之间，沉潜在历史的深处，触摸与进入历史，跨越时空去寻找心灵的交汇和共鸣，并将历史与现实恰当地联系起来，“以史鉴今”，目光锐利，“别出手眼”。例如在讲述“李贽的为人与为文”时，陈平原不仅对李贽的身世、生平、思想观念、学史地位等等这些“客观因素”烂熟于心，而且对其诸多作品亦如数家珍，揣摩把玩至深。他将李贽诸多文章中最为重要的选文提供给学生，要求重点阅读，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进行文本解读之时，几乎是逐字逐句，“含英咀华”。正因为能够真正地做到沉潜到历史深处、触摸历史的脉搏，陈才能纵横捭阖、独具“新眼”。

（二）学者的真性情与人间情怀

所谓“真性情”，即将自身被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所处境遇中那些大时代的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在批评的重构中，批评家的主体性因面临创造而得到充分的发扬，其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的个性特征将在此统统流露出来。”^①正如陈平原自己所说：“讲学属即兴发挥，诉诸于声音表达，重视听者（对象）。意在启发学生，开拓视野，扩展思维。”^②正因为面对的是青年学生，讲学现场即兴发挥的特点，讲学文体基本能够真实再现演讲者个人气质和精神禀赋。因其有较多即兴发挥的成分，融入了演讲者自身的社会经历，知识素养，性格好恶和身份意识等因素，显示出更多个性，更易流露出真性情，甚至具有很浓的个人审美趣味性。

陈平原的批评著述有公认的“学院派”严谨风格，而其“讲学文体”却呈现出“专业研

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③他的讲学文体，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严谨之外的“热情”与“诗意”气质，学者的真性情与人间情怀。陈平原对李贽的为人有着精辟的评论，对在解读李贽的《答耿司寇》一文时，陈平原逐句分析讲解。其中讲到“学问岂因大官长乎？”一句，陈不无幽默地说：“是不是官大学问就大，这很难说，要说自我感觉，一般确实是这样（学生笑）。一般都认为，官做大了，学问自然就大，可李贽不服气……”，就是在这样现场即兴式的文章解读中证实李贽“近乎老吏断狱的读史眼光与表达方式，非常尖刻，也很有见地。”^④也鲜明地流露出了他个人的好恶和对现实人情世态的看透，这样的点评式讲解整本书随处可见，流露出学者的真性情与人间情怀。

在评论陈继儒如何处理著述与生计的关系时，陈说：“陈继儒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编书，这种寻章摘句，如果产销对路，真是一本万利。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文科大学生业余打工，主要任务是编书，据说是一把剪刀走遍天下（学生笑）。”^⑤在严谨的学术著述中我们很难看到如此具有个性化的语句，但讲学时，演讲者可以任意发挥，放胆讲述，接通历史与当下，意在启发和拓展学生思维。在讲述张岱的《夜航船》“类似读书笔记，分类摘抄”的写作方式时，中间荡开一笔，穿插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卡片”方式，感叹今天的“电脑查询”之先进与弊端，提醒学生用卡片做分类摘抄是“一种很好的学术训练”。陈的讲学文体总体上不脱离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时时处处可以看到严谨的学院派著述中的“引经据典”、“打通

① 蒋原伦、潘凯雄主编《文学批评与文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② 2009年12月陈平原在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开设讲座，回答关于如何评价他的讲学文体的问题时如是说。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④⑤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8~19、43页。

古今”，但其中也常常出现“跑题”，时常会与当下社会现实相联系，信手拈来，却并不生硬突兀。体现了“师者”的责任意识与教诲之心，这也正是讲学文体更能体现出学者的真性情和人间情怀，具有自由、随意的个性化特征的文体特点。

（三）独白式对话体与互动性

讲学文体的著述体例基本上是一种思想的独白，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思想独白不是作者独坐书斋、内息沉潜的一种无声的独白，而是面对观众/学生，具有或显或隐的对话方式和互动效果。如钱理群教授的《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学生主讲、集体讨论与教师讲评共同完成了小说的细读，这种对话方式非常明显，师生的互动性、主体间性得到很好发挥。但更多的著述仍以“讲”为主，采用了课堂上隐性的对话方式，可称之为一种“独白式对话体”。

独白式对话体“要旨固然在于思想的独白，但因其对话，就便于将思想的表述明白化和大众化，或者说便于将一种深含的、复杂的问题通过一种浅显的、晓畅的方式表达出来。”^① 相比较冲突式、互补式对话体，独白式对话体就更为显得平和，沉静。“在参与对话诸角色中，总有一方独领风骚，侃侃而谈；而另一方则基本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他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充当学生（如不断提问），就是犹如助手（加适当补充数语，或提示某种材料）；抑或是通过他的提问来起到某种转移话题的作用。”^② 在这里，学生显然充当了对话的另一方，更多时候，学生的作用在于倾听，和对讲述者的讲述内容作出现场反应，如笑或拍掌。陈在《从》一书的开场白中也谈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课堂”。

如果是写学术论文，必须考虑逻辑间的起承转合关系，也不能不考虑论题间的过渡，而“对话”通过两者间的答问，话题的转换就显得十分自然；又因其自然和转换的方便，所以在

一篇对话中也可能涉及较多的论题。如在“热肠与幽韵”一节中，从茶的话题忽而跳到酒，从“茶与酒”又外延到中国文化和文学，从古人李白、苏东坡那里又忽而跨到眼前的导师王瑶先生。说完“这些闲话”，又可以自然地回归到文人雅趣上来。

艾略特认为，批评的目的在于“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力”。^③ 陈的讲学文体，因为接受对象是学生，所以更注重对学生鉴赏力的引导和纠正。文本中十分频繁地运用“你看他说”、“诸位”、“请注意”、“我曾再三提醒诸位”、“为什么这么说”等等。有贯穿始终的问题意识，也以此带动学生思考，和听者形成良好的互动。站在听者的角度换位思考，引导或者说“纠正读者的鉴赏力”。

（四）书面语的学术性与口语的现代性

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就提出了“不主张‘以文代学’，但却非常欣赏‘学中有文’”，^④ 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很多都是文人而兼学者。这个传统，一直到晚清的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人。甚至到了民国，比如说鲁迅等人，也还沿袭这个传统。但是50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所谓作家与学者，几乎截然分开。”^⑤ 陈平原讲学文体的“学文兼备”的理想范式明显受惠于鲁迅的“述学文体”所呈现出的“另一种可能性”，可感受到陈平原作为“学者”的严谨和深度，同时也能够看出其语言的功力和作为“文人”的文学感觉。《从》一书将书面语的学术性与口语的现代气息融为一体，亦古亦今。

《从》的语言具有雅致、简约的古典美，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字字珠玑，句句圆润。陈平原

①② 蒋原伦、潘凯雄主编《文学批评与文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17页。

③ 参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④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⑤ 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的著述一向惜墨如金，无过多铺陈渲染。在把课堂讲学内容集结成书时，也花了很多心血用于加批注。虽然《从》一书保留了很多诸如“好，回过头来看”，“诸位”，“注意下面这一句”等和听者互动的口语，但整体上仍保持了遣词造句的谨慎态度。《从》无艰涩生僻词，偏爱用虚词。如“实为”、“乃”、“之”、“此”、“之所以”等词，出现的频率极高。这一方面和研究对象——明清散文家和散文有关，另一方面足可见其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文雅的文言虚词信手拈来，用得恰到好处。

另外《从》的句式长短适中，文白相杂，相对齐整。偏爱引用典故、成语和古典诗词。同时亦不乏非常现代的口语，俏皮幽默。如第二讲介绍《陈征士继儒传》，作者共谈了五点，“妙得老子阴符之学”、“妙学天下”、“名达京师”、“妆点山林，附庸风雅”、“享高名，食清福”。每一点都引经据典，而转入自己的理解时，则用直白而极具生活化的口语说：“你看，这个说他如何仗义，那个说他如何寡廉鲜耻，霸占别人的知识产权（学生笑）。其实，没必要把陈继儒的这种说法说得太卑鄙。在我看来，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说，这是一种互利，用今天时髦的说法，是‘双赢’。（学生笑）”。“陈继儒这人特仗义，赚

了钱有了名后，能拉哥们儿一把。”^①说张岱的散文可“评选十佳”等句，都是接通古今，雅俗共赏，一方面完整系统地讲述学术研究成果，一方面考虑讲学对象的年龄特点，活跃课堂气氛，不致单调沉闷。

读者在品读《从》一书时，可明显体会到活泼生动的现场感，以及潜藏在纸张背后的学术激情与师长关怀。运用讲学文体陈述自己的学术观点，既有独特的学术思考，又激发听众的求知兴趣，带动学生探索新的研究领域，是《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一书的成功尝试。其建设性意义在于它昭示了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都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同时也拓展了文体学研究的新领域。

本文作者：邓玉环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黄晚晴是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光

^① 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1页。

Contemporary Academic Writing Style of “Lecturing Style”

——Taking Chen Pingyuan's *From the Humanistic Articles to Scholars' Articles* as an Example

Deng Yuhuan Huang Wanqing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ublication of “university forum category” series in recent 10 years, “lecturing style” became a special kind of contemporary writing style, and also a new research growth point in the field of stylistics. Based on Chen Pingyuan's *From the Humanistic Articles to Scholars' Articl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lecturing style's lecturing ideas, scholars' true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 aesthetic interest, monologue style's dialogue, and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its combining oral language with writing language, and finally pointed out the style value and demonstrative significance of lecturing style.

Key words: academic writing style; lecturing style; Chen Pingyuan; stylistic features